第十齣　中呂　妝臺窺簡

西廂記卷上目錄終

金元樂府運用語多食而不化反為本色語家諸寶之入
頭敘收北宋南唐詩餘之精華如董解香隨敘村霞
綿渾成蘇迹入巧極而天工錯玉若好勝欲日奇巧過
之綸合神悟明瑞玉羽不及一倩時事自歸天才非可
腹司擬也申雜弋武斷喧賓說玉祈衛敢律摛將掇
餘花閒美人横空時平之刑屬之烈寇令得以本如奧厥
傳唱忽睹王嬙真面快甚 [illegible]

鼎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會真記

唐元稹微之撰

凡人來編異大段多老蒲貌恬方手出刪手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丰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或洶洶奔奔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二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哂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鄭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女鄭婦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

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友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坐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曰鶯鶯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擄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貞元庚

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

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采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
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
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
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
矣紅娘寢於床生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
箋召我矣爾爲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
駭謂必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儼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
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
人之亂爲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
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妾又懼不

巾多褥人拙事 來從太巧

以人丘文脉 繼後致士脉 筆傭亂更 亦丈于勝

得發其眞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
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
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
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見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
何爲哉設衾枕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修謹以俟俄
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
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
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
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
及明睹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

乎溢禮詞用固以 止之禁亂不乳 屬動人靡可身 可以非之君亂

死情景快活

日吝不復知張生賊會且至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
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
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
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辭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
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
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張生往往自以文
挑之亦不甚覩覽大略崔氏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
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豔幽邃恒
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
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

一。月。西。廂。謎。了。牛。也。東。來。

大。是。妖。物。

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
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
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
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
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
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
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
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
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
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

聽。其。言。亂。豈。色。令。人。勝。歸。心。醉。

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譁
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咽離
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
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
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
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
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
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
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
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

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
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
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
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眞弊志如環不解淚痕
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
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愼言自保無以鄙爲深
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爲
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消初風流才子多
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曰微月透
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

可。難。忤。裁。王。
悔。嫚。無。他。有。
可。詹。節。人。服。
恨。足。絲。耳。擇。

風。逸。使。
流。致。變。
誚。許。一。
多。絨。

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
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
自瑤華浦將朝碧帝宮因遊洛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
已暗通低鬟蟬影動回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
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
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
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
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
曈曈乘鶩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冪冪臨塘
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衝

太○袖○部○請○太○袖○部○文○

行雲無定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
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
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
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
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
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
經其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
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
千迴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
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

膚○甚○可○帳○
具○請○干○古○之○
勸○人○不○說○

來意傳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爲善講適若在今乎
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若夫使知之若不爲爲之至今不識貞元
歲九月就事本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昌然稱其遂
爲歌以傳之歌載本集中

芍可已爲被賊擄去做個已致有尾的壓寨
夫人也勝似做半截孫秀才賊脚賊首
的多了
這便是張三條又已甚廣言三條俗來說之
明也酒來陶宗器也

附錢塘夢

錢塘夢

試問水歸何處無明徹夜東流滔滔不管古今愁浪花如噴雪新月
似銀鉤暗想當年富貴掛錦帆直至揚州風流人去幾千秋兩行金
線柳依舊纜扁舟青山無數綠水無數那更白雲無數斷腸橋上望
西川動不動八千里路去時節春暮來時節秋暮回頭又早冬暮
想人生會少離多嘆光陰能有幾度詞云

春風酒一壺　夜月琴三弄
今古幾曾聞　試聽錢塘夢

話說宋朝有一秀才姓司馬名槱本貫汴梁人也年方弱冠早赴